

# 次頁治通鑑

漢紀二十一  
漢紀二十二

第十六冊

205  
16  
50

館書圖京東			
一 三 六 冊	二 三 六 號	四 架	正史類 別 函

漢書門			
一 三 六 冊	二 三 六 號	四 架	五 函

庫文閣內		
八 三 函	五 九 架	漢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65
冊數	136	( 16 )
函號	283	10

不許帶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天保丙申校刊

第二帙十五册自漢紀

二十一至漢紀五十

資治通鑑

津藩有造館藏版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淺草文庫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一

一起上章執徐盡著  
雜困敦凡九年

孝元皇帝下

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賜爵

關內侯三月立皇子康爲濟陽王禮子夏四月

案目錄七月甲申朔無壬戌

通鑑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永光三年庚辰

一

平昌考侯王接薨謚法大慮行方日考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

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

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負千人罷鹽鐵官博士弟子毋置負事

見上卷初元五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復方日翻無以給中外

繇役故也繇古徭字通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

時音止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食

之上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

首謝諸堪猛事見上卷元年稽音啟因下詔稱堪猛之美徵請行在

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

綱目稱堪下無猛字紀事本末同

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覽尚書師古曰言管主其事尚書

五人皆其黨也按帝紀及百官表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負五人此蓋言顯與牢梁五

鹿充宗伊嘉陳順五人皆典領尚書事雖未置定負實亦五人也堪希得見見賢常遍翻

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瘖音於

今翻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初貢禹奏言孝惠孝

景廟皆親盡空毀按貢禹傳定漢宗廟迭毀之禮未及施行而卒其後韋玄成等毀廟

之議又不純用禹說觀其奏言天子七廟孝惠孝景親盡空毀蓋以悼考廟足為七廟也及郡國

廟不應古禮空正定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

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宣帝復尊武帝為世宗廟行

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

十七所春秋之義王不祭於天子是其議秋九月戊

據漢書章玄成傳武帝下空補廟字

通鑑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元帝

二

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衛思后，戾太子母也。戾后，即史良娣也。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

郡國者，諸陵分屬三輔。師古曰：先是，諸陵總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服虔曰：元帝所置陵也。未有名，故曰初。

詔勿置縣邑，及徙郡國民。五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時音止。三月幸河東

祠后土。秋，潁川水流，殺人民。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壤鄉聚民。大獵。十二月乙酉，毀太

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用韋玄成等之議也。玄成等奏曰：祖

幸河東上疑脫行字  
漢書五行志云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壤鄉聚民

舍及水流殺人

太上皇皇字衍

漢書匡衡傳以上有自字綱目陸本竝同

漢書歸上有皆字綱

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皇、孝惠廟皆親盡，宜毀。上好儒

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好呼到翻，見賢遍翻。人以為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外戚傳曰

太子，昭儀位次皇太子，后今寵逾之。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疏所據翻逾於皇后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

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

聖德天覆子愛海內又覆敷然而陰陽未和姦邪未禁

者殆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爭言制度不

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更工衡

上復扶又翻又也下復扶目翻反也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

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

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樂音洛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于

遵制揚功遵先帝之法制揚先帝之功烈也以定羣下之心詩大雅

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蓋至

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衡守詩學此必

漢書蓋上有孔子著之孝經首章八字

詩傳之言傳直戀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

彊其所不足治直之翻師古曰彊勉也音其兩翻蓋聰明疏通者戒於

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少詩勇猛剛彊者戒於

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亂丁湛靜安舒者戒於

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師古曰湛讀曰沉忘巫放翻必審己

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

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比毗至翻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

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

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以明人倫也本乎冠婚

正基兆以防未然也師古曰關雖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禮記冠義曰冠者禮

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冠古玩翻下同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

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下同長知兩翻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

不先故先悉薦翻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

庶也適子冠乎詐禮之用醴師古曰詐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適讀曰

嫡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

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

外也探吐南翻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

高卑皆有次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疏讀曰疎當

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

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

如字注空在上段

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初武帝既塞宣房見事

二十一年塞悉則翻下同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

河館陶縣屬魏郡河水自此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勃海章武縣入海過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郡行

千五百里師古曰屯音大門翻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復扶又翻東

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

河決於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據溝洫志靈鳴犢口在清河東

界師古曰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按唐博州高唐縣漢靈縣地鳴犢河在縣西宋白曰魏州夏津縣本

漢靈縣地漢初爲鄆縣故城在今德州西南五十里天寶元年改爲夏津縣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隕石于梁據五行志隕石于梁國三

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冬河間王元坐賊

漢書本紀  
后下有孝  
昭太后四  
字無祠字

通鑑卷五十九

漢紀三十一

建昭二年甲申

五

殺不辜廢遷房陵

元河間獻王德之來孫也

罷孝文太后寢祠

園孝文太后薄氏葬霸陵之南

上幸虎圈

圈求阮

後宮皆

坐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

上時

左右貴人傅健仔等

皆驚走

傅健仔即傅昭儀蓋後進號也健仔音接予

馬健仔直前當熊而

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健仔對

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

坐祖

故以身當之

帝嗟嘆倍敬重焉傅健仔慙由是與馮健仔有隙

為後

傳太后誣殺中山馮太后張本馮健仔左將軍奉世之女也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

考異曰荀紀興作譽今從漢書

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

風俗通云鄭武公子段封於京其後氏焉姓譜云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為氏又左傳云虞虢

焦滑皆姬姓也董正工曰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為京氏洪氏隸釋云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國師

譙輿傳道與京君房此碑以焦輿為譙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注謂焦今譙縣若是則焦譙可以通用

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

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

梁國各孟

漢書京房傳十下有四字

直日之法一爻各主一日六十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更工衡翻

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上疏屢言災異

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

說讀日悅數所角翻

房對曰古帝王

通鑑卷五十九

漢紀三十一

六



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

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  
施教化者也一日萬物

之類也末世以毀譽取人

譽音余

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宐

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

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  
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

覺之自除二尉負其  
罪率相准如此法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

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

師古曰鄉

讀曰

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

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

武帝置十三州刺史各部  
一州故曰部刺史復扶又

翻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

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

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

師古曰以閑宴時而  
入見天子見賢遍翻

問上曰

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

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

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

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

然之道也

治直吏  
翻下同

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

任不肖以至於是

師古曰卒終  
也音子恤翻

上曰臨亂之君各賢

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

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

日亂盜賊滿山

豎刁注見十八卷武帝元  
光五年趙高事見秦紀

何不以幽

太平御覽  
人事治道  
二部並引  
漢書用作  
任  
治道部無  
下任字

厲十之而覺寤乎

以龜卜所以驗吉凶以上日唯有幽厲十所以驗治亂

上曰唯有

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

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

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墮夏霜冬靄春

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

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

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

十一年桓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

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

三十一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陛下視今為治

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

與道言也師古曰與讀曰歟考異曰故資政殿學士邵亢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

隱及桓下疑脫公字

日亦極亂耳尚何道房

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

不在此人也

師古曰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房

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宐自知

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

圖事帷幄之中

師古曰圖謀也

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

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師古曰言已曉此意

房罷出後

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

入乎觀京房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

陸本房下有之字

案抑詩面  
命二句在  
手攜二句  
下

鄭箋無告  
字藐藐以  
下六字係  
毛傳文

上下宜補  
弟上中三  
字為下補  
奏字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一

八

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

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皆大雅抑詩之辭也鄭氏

箋曰言我非但以手攜擊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告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導之

諄然不可啟覺也藐藐然不入也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諄之純翻又之閏翻藐美

角翻爾雅云悶也孝元之謂矣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

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

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

上時掌翻為于偽翻塞悉則翻遠于願翻師古曰欲出之令遠去建言宜試以房為

郡守師古曰立議云然也帝於是以前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

法治郡治直之翻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歲竟歲終也傳知戀翻下同

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數所與石

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離力智翻乃上封事曰臣出之

後恐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

事蒙哀見許言蒙帝哀憐而許之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

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原父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

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京房易傳曰蒙如塵雲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厥異蒙大臣厭小臣茲謂蔽蒙微

日不明若解不解晉書天文志曰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復扶

又翻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據孟康注房以消

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上大夫覆陽蓋以是候之師古曰覆掩蔽也音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一 元帝

九

敷救

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

事者以辛巳蒙氣占己卯庚辰二日也

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

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

鳳陽平侯王禁之子

房意愈恐秋房去

至新豐因郵上封事

師古曰郵行書舍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

曰臣前

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漏水為災

法者房占候之法著之于書者也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又有水漏出也

至其七

月漏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

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

中竹仲翻

漏水已出道人當

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

臣猶言也

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

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

大忠也

小忠謂以諫殺身而無益於國大忠謂諫行言聽而身與國同休也

昔秦時趙

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

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姓請正姓宋

上卿正考父之後

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

師古曰趣讀曰

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

使臣塞漏水之異

師古曰塞當也

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房至陝

陝縣屬弘農郡周召二伯東西分治以陝為界即此地也陝音式冉翻

復上封

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

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

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

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

漢書京房傳注師古曰詭責也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一 元帝

九

京房傳願  
作唯綱目  
紀事本末  
竝同

弟上脫之  
字

通鑑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九

十一

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

遠太陽侵色益甚願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

日易輕也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言人君雖安其

音弋或翻變而失其常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

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淮陽

憲王欽宣帝張捷仔之子帝弟也多從王求金錢欲為王

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

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者皆具博因記房所說

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

禪謹草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淮陽國石顯知之告

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直治

吏翻註皆下獄棄市考異曰元紀及荀紀京房死

古賣翻封事去月餘徵下獄百官表八月癸亥匡衡為御史

大夫房死必不在歲末也紀不知月日故繫之歲末

耳妻子徙邊鄭弘坐與房善免為庶人免御史大夫也御

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數所角久之坐與槐里令朱

雲善漏泄省中語時丞相韋玄成言雲暴虐無狀陳

顯以此奏咸漏泄省中語高帝三年改廢丘為槐里屬右扶風石顯徵伺知之與雲

皆下獄髡為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

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重直顯與

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姓譜牢姓

下同二字  
衍

高帝以下  
十四字在  
注首

通鑑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九

十一

琴牢之後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

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翻顯

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

目以間已間音工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

至諸官有所徵發使疏吏翻將命曰顯先自白恐後

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

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

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

以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翻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

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

以一軀稱快萬眾稱音尺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猶當也任音壬

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

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

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數所角翻賞賜及賂遺嘗

一萬萬遺于季翻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嘗讀與贊同初顯聞眾人匈

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事見上卷恐天下學士訕

已師古曰訕諂也音所諫翻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

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

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如譖望之矣薦貢禹事當在

咸之前故以初字發語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

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

人論語孔子告顏淵之言遠于願翻下同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

之隔塞其源塞悉則翻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論語

孔子答季康子之言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實者

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

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

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

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

真然後脩之核與覈同謂精確得其實也行下孟翻故衆正積於上

陸本罪作罰

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八月癸亥以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鄭弘坐京房免以衡代之

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此昭帝上官后也冬十一

月齊楚地震此指齊楚古國之大界大雨雪樹折屋壞雨于具翻折而

三年夏六月甲辰扶陽共侯韋玄成薨共音恭秋七

月匡衡為丞相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冬

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

師古曰言延壽及湯本充西域之使故先言使而後序其官職及姓名使疏吏翻共誅斬郅

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

漢書百官表七月下有癸亥二字疑脫以字紀事本末斬下有句奴二字陸

本同

通鑑卷二十九

漢紀三十一建昭三年乙酉

三

乘勝驕

利日屢破烏孫兵故乘勝氣而驕也又殺伊不為

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

康居王以女妻郅支事見上卷初元五年及貴

人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都賴郅支

水名余謂都賴水在康居國郅支城旁

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

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

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

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之物遺弋季翻

不敢不予

日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

殺谷吉見上卷初元五年師古

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

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

師古曰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

計策也

其驕嫚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慮

沈持多策略

喜奇功

師古曰喜音許吏翻

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

性也

種章勇翻

西域本屬匈奴

武帝雖通西域匈奴猶役屬之至宣帝時朝呼韓邪

降日逐西域乃咸屬漢

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

問音侵陵烏孫

大宛

宛於元翻

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

為于偽翻如得

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

師古曰剽

輕也悍勇也剽平妙翻又匹妙翻悍胡幹翻又下罕翻

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

必為西域患

好呼到翻數所角翻畜許六翻

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

城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

即屯田車師者毆從烏孫眾兵

師古曰驅率之令隨從也毆與驅同下同

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

則不足自保

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

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御覽奉使部引漢書指作抵

通鑑卷二十九

漢紀三十一元帝

古



即猶豫也  
四字亥刪

載子延壽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此

已稱天子為國家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

非至東都始然也延壽猶與不聽與讀曰豫會其久病

故壞其事也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

戊己校尉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

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師古曰沮止也延壽

遂從之部勒行陳行戶剛翻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

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劫戶槩翻自劾自陳言兵

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別彼列翻分也按湯傳

校併副校尉戊校尉己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徑大

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

孫溫宿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涉康居界至

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

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

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湯縱胡兵擊之殺

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

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

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勿聞呼其貴人屠墨

見之師古曰間謂密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既與之

之盟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

也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元帝

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復扶貝色子即屠墨

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

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

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

朝直遙翻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

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當此時甘延壽止為西域都護以將兵故稱將軍至光武

時遂以賈復為都護將軍復之都護蓋護諸將也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

下使數往來相答報數所角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

我為單于遠來偽于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

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詐失客

下同開安補數犇二字

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又輕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

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翻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

策明目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離力智翻止營

傳陳師古曰傳讀曰陣下同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

幟幟昌志翻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

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

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師古曰更

互也音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

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射而亦騎步兵皆入延壽

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薄伯各翻四面圍城各有所守

下同二字

穿漸塞門戶

漸即墮字音尺  
艷翻塞悉則翻

鹵楯為前戟弩為後

楯直

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

龍翻

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

薪樵也大樵日薪詩日折薪如

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內

之何匪斧不克是大故用斧也

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

言邳支自計無所往而可

也邳支已出復還

復扶又翻

日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

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

諸閼氏夫人數十皆

義翻

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

中竹仲翻

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

中人木城

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

中人也師古曰呼音火故翻下同

面環城亦與相應和

師古曰環繞也音惠和胡臥翻

夜數犇營不利

也余謂乘駕

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

也乘火起之勢而駕之也

鉦鼓聲動地

鉦音征鑿也其狀似鈴杜佑曰鐻鉦也形如小鍾軍

漢兵四面推鹵楯

推吐雷翻

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

人走入大內

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

于師古曰大內單

于被創死

被皮義翻

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

漢制軍行

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

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為軍候而假丞也

元帝

闕氏音宏  
在上葉背

通鑑卷二十九

漢紀五

建昭四年丙戌

七

以昇得者

師古曰昇與也各以與所得人音必寐翻

凡斬闕氏太子名王

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

闕於焉翻氏音支

生虜百四十五人

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降戶江翻師古曰賦

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王領兵共圍郅支單于者也予讀曰與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

下之大義當混為一

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翻余謂混為一者合四海之內同稟命

於一人天下之治出於一也

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

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

以為疆漢不能臣也

大夏西域國名在大宛西南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

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

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

陳克敵

陳讀曰陣

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宐縣頭豪街蠻

夷邸間

晉灼曰豪街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豪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客館也又

日蠻夷邸若今鴻臚館崔浩以為豪當為豪街即銅馳街也此說失之銅馳街在雒陽西京無也縣讀

日懸

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

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

禮記月令孟春掩骼埋胔注云謂死氣逆生氣也應

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是也骼

音工客翻音才賜翻

宐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

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

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

游謂宴游學謂講學師古

漢書陳湯傳注今客間有鴻臚二字無又曰以下十

六月上疑脫夏字

通鑑卷二十九

漢紀五

七

漢書史丹傳可下無陸以字綱目本竝同

曰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及薨太子前弔上望見太子

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

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是時

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護監也上以責謂丹師古

告語也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

感損謂哀感而神氣為之耗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見賢遍翻下同臣竊戒

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翻罪乃在臣當死上以

為然意乃解藍田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

涇水涇水逆流藍田縣屬京兆水經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過霸陵縣西北流注於渭孟

康曰安陵岸惠帝陵旁涇水岸也

五年春三月赦天下夏六月庚申復戾園壬申

晦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

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時上寢疾久不平

以為祖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國廟遂廢云永光四年罷園

廟是歲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濟子禮翻匈奴呼韓

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喜者以郅支既誅而己無後患也懼者以

漢威疆懼復得罪而滅亡如郅支也上書願入朝見朝直遇翻

竟寧元年應劭曰呼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師古曰據如應說竟讀為

境古之用字境竟實同但詔云長無兵革中外安寧豈止

終極之言言永安寧也既無兵革中外安寧豈止

境上若依本字而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

讀義更弘通也漢紀三十一元帝

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壻帝以後宮良

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嬙音牆單于驩喜上書願保

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保守傳之

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

議下遐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

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

尤被其害被皮義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

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

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冒如字又莫北至

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

下同二字

漢書匈奴傳用得倒綱目紀事本末並同

也音人建塞徼起亭隧徼吉弔翻境也小路也循察

行避敵抄寇也音遂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

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所謂大磧也少匈奴來

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

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長知如罷備

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

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

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

已罷外城事見二十四卷省亭隧纔足以俟望通烽

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復扶中國有

漢書吏作戍綱目紀事本末並同

漢書纔上有今字

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毛晃曰必定辭也自中國

尚建關梁以制諸侯關梁設於水陸要會之處因山陘而設塞以譏陸行者為關或

立石或架木或維舟絕水以譏舟行者為梁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

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

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為于偽翻近西羌

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

怨恨起而背畔背滿妹翻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

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欺侮也易音弋或翻往者從軍多沒不

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

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樂音洛無奈候望急

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

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黠下入翻起塞以來百有

餘年自武帝起塞時至此時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

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

計治直之翻下同勝音升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

省繇戍師古曰壹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

繇古徭字通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

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

日卒皆讀曰粹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

漢書歲作世綱目紀同事本末竝

通鑑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元帝

三十一

德漢

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

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

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

騎將軍嘉口諭單于

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

曰單于上書願

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

鄉讀

日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

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

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

專壹也

敬諭單于之意

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

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

不罷

為于偽翻下同

故使嘉曉單于

毛晃曰曉開諭也

單于謝曰愚

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

語牛倨翻

初左伊秩

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

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

竟以安定其

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

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余謂此言其矜畫計定匈奴

之功耳非力也

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眾千

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

綬

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

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

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

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

師古曰言不復

顧念而留住匈奴中

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

歸單于庭也

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于漢得以安寧單于神



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

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雷

侍於漢不能還匈奴使疏吏翻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

君為寧胡闕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

為右日逐王皇太子冠冠古玩翻二月御史大夫李

延壽卒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

為昭儀在內馮昭儀即馮婕妤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

兄謁者遂脩敕宐侍幄帷師古曰遂音千旬翻敕整也天子召見

欲以為侍中見賢遍翻遂請問言事上聞遂言顯專權大

怒罷遂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

臚野王臚陵如翻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選第者選其有行能者而

第其高下之次也而野王行能第一行下孟翻上以問顯顯曰九

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

下度越眾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

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

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翻當音

毗至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

王是也亡古無字通心辯善辭言心辯於是非而善於詞令辯別也可使四

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使疏廉翻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

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以詔褒之次第不用五鹿充宗而用張譚

當上疑脫  
余謂二字  
案目錄三  
月庚午朔  
無丙寅  
漢書馮野  
王傳辯作  
辨綱目同

漢紀三十一元帝

河上疑脫以字

何也帝亦知充宗為石顯之黨也

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為少府

本紀卯作未

親愛號曰召父師古曰召讀曰邵治直吏

癸卯復

孝惠皇帝復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復園永光五年毀惠

太后孝武帝鉤弋趙婕妤也葬雲陽甘泉宮南初

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妻七延壽不取及

破郅支還還從宣翻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惡烏路翻皆

不與延壽等師古曰與猶許也陳湯素食所鹵獲財物入塞

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余謂不法者以外國財物關入邊關也司隸

校尉移書道上移書所過道郡縣也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

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

日師入宐有使者迎勞道路勞來到翻今司隸反逆收繫

按驗當勞來而收繫是於是為郅支報讐也為于偽翻上

立出吏士令縣道出酒食以過軍漢制縣有蠻夷曰道既至論

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

復加爵土復扶又翻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

蠻夷為國招難徼古堯翻又帝內嘉延壽湯功而

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

曰帝初即位劉向為宗正免官久矣故郅支單于囚

漢書陳湯傳下出作具

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

閔焉師古曰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

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

郭之兵意之所向為指師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

屠三重城郵支城木城再重并土舉歛侯之旗師古

拔也音騫歛許及翻斬郵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縣讀揚威昆

山之西崑崙山指言埽谷吉之恥谷吉為郵支所殺立

昭明之功昭明謂萬夷惛服師古曰惛恐莫不懼震

呼韓邪單于見郵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鄉讀

師古曰馳義慕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

一本服作  
伏漢書同

載之功載子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

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為于其詩曰

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言車

徒既衆且盛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荆土之蠻亦畏威

而來也顯明也允信也檢音虛檢翻狁易曰有嘉折

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

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為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

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

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

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

漢書注且  
盛下有有  
如雷霆四  
字 嘽焯  
二字音安  
在檢音上

漢書燕作宴

通鑑卷二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三十一

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

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

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

吉甫尹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

筆之前師古曰捐其軀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吏也非所以厲有功勸

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

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師古曰尊周謂伐楚責苞茅及

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覆

敷救翻為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

漢書貳上有行事二

漢書厲勸二字互位桓下有公字

吉甫注玄在前段

字行事即往事詳見王念孫讀漢書雜志

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毋寡

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

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

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四年師古曰靡散也音縻僅少也復償也音扶目翻今康居之

國疆於大宛鄯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雷

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

之師古曰百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

鄭吉迎自來之日逐事見二十六卷宣帝神爵二年猶且裂土受爵

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

齊桓貳師覆敷又翻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

漢書且作皆

通鑑卷二十九

漢紀三十一 元帝

三十一

鄭吉長羅疾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數所臣竊痛之宐

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者不禁止令得出入也縣讀曰懸

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

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宐如軍法捕

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

域非真單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

爭復扶又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為義成侯地理志沛郡有義成

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

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於是杜欽上疏追

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事見二十五卷上以先帝時

案目錄戊辰晦漢書功臣表延壽侯四百戶

年下疑脫之字

事不復錄欽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荀悅論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

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春秋公羊傳文公十六年毀泉

臺何以書譏何譏爾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

而巳矣昭五年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穀梁

之義略同惡鳥路翻各由其宐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

也不得巳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

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

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宐焉為于偽翻

初太子少好經書少詩照翻好寬博謹慎其後幸酒

樂燕樂晉灼曰幸酒好酒也師古曰樂燕樂者論語稱孔子云損者三樂樂樂驕樂樂逸遊樂燕樂

損矣燕樂燕私之樂也上樂讀如本字又音五孝翻下樂音來各翻

陽王康有才菀母傳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

以山陽王為嗣上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

於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噴銅丸以

擿鼓師古曰鞞本騎上之鼓音步迷翻檻軒闌版也

也音丁力翻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

中竹仲翻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

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數所角史丹進曰凡所謂材

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師古曰敏速疾也温厚也温

也尋繹故者又知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鞞

新者余謂何說是

漢書史丹傳鞞鼓倒

綱目同

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

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於是上嘿然而笑

聞丹言而嘿然已而笑及上寢疾傳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

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見賢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

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

事見十六卷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

中長知兩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

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

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綠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

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

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積十餘年

師古曰適讀曰嫡

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

臣子

師古曰自託為臣子仲馮曰臣子當屬下句見不當斷之余以下文大意觀之顏說為是

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偽于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

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

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劣弱也

太子兩王幼少

兩王山陽王康信都王興

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

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

事見二十七卷宣帝

甘露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

師古曰安

也安何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

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也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

唏而起

師古曰道讀曰導噓音虛唏音許既翻

太子由是遂定為嗣而

右將軍光祿大夫王商中書令石顯亦擁佑太子頗

有力焉

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二十七即位即位

十六年壽

四十三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

應劭曰外語祖金敞也

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

應劭曰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語牛倨翻

鼓琴瑟吹洞簫

如淳曰簫之無底者也杜佑曰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自度

曲被歌聲

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

丞當作宰  
御覽皇王  
部焉作矣  
烈下有也  
字

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八師古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音大洛翻被音皮義翻蘇林曰刊度也知曲之終始節度也章昭曰刊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為之節制也師古曰章說是也刊音千本翻幼少而好儒少詩照翻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師古曰貢禹薛廣德韋玄而成匡衡迭互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而為丞相也師古曰為文義所牽制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終也卒子恤翻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也

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空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六

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宣帝印成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得權自此始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大赦天下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魯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



加聖心焉

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復扶又翻

詩云煢煢在疚

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煢煢憂貌也疚病也煢與煢同渠營翻

言成王喪畢思慕

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師古曰遂成也

孔子論詩以

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

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

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師古曰無德之

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近其

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

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

師古曰分通音扶問翻

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

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翻

及論

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空究其意

行下孟翻

臣又聞聖王

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

章人倫

師古曰物事也事事皆有節文

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

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

師古曰嚴讀曰

儼

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

師古曰饗宴饗也說讀曰悅

舉錯動作

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

路寢大寢也

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

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

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說饗二字注錯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津藩

石川之駿  
早崎勝任

同按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二

起屠維赤奮若盡  
著雍閹茂比十年

孝成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驚字太孫驚之字  
曰俊應劭曰謚法安民立政

成曰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悼考廟災

宣帝尊史皇  
孫曰悼考

石

案目錄乙  
丑朔

顯遷長信中太僕

百官表長信中太僕掌皇太后與馬不常置

秩中二千

石顯既失倚離權

顯嬖於元帝帝崩為失倚自中書令樞機之官遷太后宮官為離權

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

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顯故濟南人師

諸所交結以顯為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

宗左遷玄菟太守菟音塗守式又翻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

都尉姓譜伊姓出於伊尹司隸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

史大夫譚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知顯等顛權擅執大作威福為

海內患害不以時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去年七月

大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

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

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

相侯印綬衡封樂安侯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

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

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立故

河間王元弟上郡庫令良為河間王元廢事見上卷元帝建昭元年

有星孛于營室晉書天文志營室二

赦天下壬

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恩澤侯表

據漢書本紀及恩澤侯表壬子

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

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星天子之宮也一日玄宮一日清廟

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孛內翻

安成侯食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

霧四塞元命包曰陰陽亂為霧爾雅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釋名曰霧冒也氣蒙冒地之物也師

古曰塞滿也言四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

夫楊興博士駟勝等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

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

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師古曰見顯示也為于偽翻見賢遍翻於是大

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御史中

丞東海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疑師古

曰疑謂陰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

刺史條職

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

已見廿一卷武帝元封五年注

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

條所問即不省一條疆宗豪右田宅踰制以疆陵弱

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

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

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

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

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侍

怙榮執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

通行貨賂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

與讀曰豫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譴阿及細

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量音良郡縣相迫促亦內相

刻流及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

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

漢書薛宣傳過下有失字綱目同

漢書及作綱目同

日勞郎到翻來郎代翻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否

余謂來讀如字亦通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三十一 成帝

漢書及作綱目同

漢書通作

鄱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

愆小雅伐木之詩也毛氏曰餱食也鄭氏曰失德謂

人乎乾音餱音侯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

時宐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

嘉納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服虔曰相承

為陰所乘則兩月出見賢遍翻冬十二月作長安

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匡衡奏祭天於南郊就陽之

也甘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汾陰祠后土反東之

少陽甘泉河東之祠宐徙就正陽太陰之處於長安

上從之及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

屬衡又言甘泉泰時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

悉罷之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秦作時於雍

白青黃赤帝之祠至漢高帝立北時祠黑帝而五時

陳寶者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上祠之其神來

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

寶衡以為不應禮皆奏罷之雍於用翻時音止皆從

匡衡之請也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應

陵及中都官耐罪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應

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

音乃代翻其義亦兩通耐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也

漢紀三十三 成帝

八月上疑 脫秋字

音所廉翻又先廉翻而功臣表宣曲侯通形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減天下賦錢

筭四十孟康曰本筭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閏月以渭城延陵亭

部為初陵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丙午

立皇后許氏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悲哀

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故選嘉

女以配太子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好呼到翻

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

令杜欽此大將軍之軍中武庫令也欽傳軍下更有軍字說王鳳曰禮一娶

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古之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

約以刺今之奢也說輸芮翻弟姪雖缺不復補所

漢書杜欽傳所以下有極陽數三字

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姪已之女弟則謂之姪已之女弟則謂之姪已之女弟則謂之

又翻塞悉則翻故后妃有貞淑之行行下孟則胤嗣有賢聖

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

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

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

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

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師古曰間代也音居竟則正

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翻適讀曰嫡不亦同

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晉獻公嬖驪姬驪姬

欲立其子讒世子申生獻公信之申生雉經而死被皮義翻今聖主富於春秋未

下同二字

有適嗣方鄉術入學鄉讀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

宐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行下

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

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

則可為萬世法也技渠綺翻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

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小

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少詩照翻卞

卞之作可為寒心詩小雅也張晏曰小卞刺幽王廢

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傅作也唯將軍常

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

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

謀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士禪正闕失數所

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夏大旱匈奴呼韓邪單

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長女頡渠闕氏長知兩翻

乾翻氏音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翻

支下同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闕氏少詩照生四子長

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

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闕氏子十餘人頡渠闕

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頡渠闕

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

復扶又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

翻下同且莫車年少少詩照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闕

氏一家共子

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

不如立雕

陶莫臯大闕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

貴立賤

師古曰舍謂棄置也舍讀曰捨

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闕

氏計立雕陶莫臯

卒子恤翻

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

陶莫臯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

師古曰復音服累力追翻賢曰匈奴謂孝

為若鞮自呼韓邪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諡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復株

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

王

谷音鹿蠡盧奚翻

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

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

次

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

秋下疑脫七月二字

漢書五行志四作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

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

師古曰蹂踐也躪輒也蹂

音人九翻躪音蘭

老弱號呼

號戶高翻呼火故翻

長安中大亂天子親

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

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

上時掌翻下同

羣臣皆從

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

郭

師古曰冒蒙覆也

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

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

師古曰訛偽也治直吏翻不安

令上城重驚百姓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

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

數所



漢書百官表云八月癸丑

百官表云十月乙卯光上疑脫以字

案目錄丁丑晦

角而鳳大慙自恨失言為王鳳排斥上欲專委任

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漢制

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賜位特進張譚

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為御史大夫

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

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

永上對續漢志太常丞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

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此蓋

指許后及越雋山崩丁丑匡衡坐多取封邑四

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衡本封臨淮郡

五行志二

僮縣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陌

為界後誤封平陵陌為界多四百頃師古曰十金以

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

四年春正月癸卯隕石于亳四隕于肥累漢書五行志亳

作彙孟康曰彙肥累皆縣名故屬真罷中書宦官

初置尚書員五人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

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

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至帝乃罷

其官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

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

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三月甲申以

國事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為丞相

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是時上委政王

夏以下一段空刪夏字移置後條下

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

師古曰柄用言任用之授

也以權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

葷粥冒頓之患

葷許云翻師古曰粥音弋六翻太史公曰唐虞以上有葷粥孟子曰太王

事德粥冒頓為患見高惠呂后紀

南無趙佗呂嘉之難趙佗見高惠呂后孝文紀

紀難乃且翻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

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執

吳楚梁見孝景紀燕見孝昭紀

百官盤互親疏相錯

師古曰盤互錯結而交互也錯

間雜也也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

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余據詩崧高云不顯

申伯王之元舅是則申伯乃宣王之舅永正以之况王鳳也

洞洞屬屬

師古曰洞洞敬肅也

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音之欲翻

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

師古曰重合侯莽通安陽侯上官桀博陸侯霍禹也余按莽通即馬通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後元元年安

陽侯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元年三者無毛髮之

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

之瞽說

師古曰舍謂留也晻與暗同又音一感翻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余謂舍置也讀

日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

師古曰倚依也重失天心

音直不可之大者也

師古曰此則陛下誠深察愚臣

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駮之愛

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駮不周普也湛

持林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

覆敷又翻施式益納宓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

智翻更工衡翻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章言

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為  
鳳而言也然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  
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  
年中事余謂此時鳳蓋已納張美人於後宮故永為  
之言若王章指言鳳 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  
過則在陽朔初也

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

師古曰苟得子耳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鄭玄曰  
勿論其母之貴賤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鄭玄曰  
奴曉書者使令給役後宮無爵秩廣求於微賤之間

以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慰釋皇太后之憂愠師

日釋散也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

師古曰蕃多也訖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

宮擢永為光祿大夫 夏四月雨雪雨于 秋桃李

具翻

實 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師古曰金隄者

滑州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據溝洫

清河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土壤輕脆易傷易以

頃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師古

稀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屯氏河塞見上

年塞悉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

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師古曰雨止曰霽音

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夏禹疏九河孔安國曰河水

駭一大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屯氏河新絕未久其

處易浚師古曰浚謂治導之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

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

式帝

通鑑卷三十一

殺水力道里便安

殺音所介  
翻減也

可復浚以助大河

復扶  
又翻

泄暴水備非常不豫脩治

治直  
之翻

北決病四五郡南決

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

許商行視

下退稼翻師古曰白白  
於天子也行音下更翻

以為方用度不足

師古曰言國  
家少財役也

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于館陶及東

郡金隄泛濫兗豫及平原千乘濟南

乘繩證翻  
濟子禮翻

凡灌

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

官亭室廬且四萬所

壞音怪敗  
補邁翻

冬十一月御史大夫

尹忠以對方略疏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

農非調

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  
姓譜非姓也秦非子之後

調均錢穀河決所

灌之郡

師古曰令其調發均平錢穀遭  
水之郡使存給也調音徒鈞翻

謁者二人發

河南以東船五百艘

師古曰一船為一艘  
音先勞翻其字從木

徙民避水

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壬戌以少府張忠為御史

大夫

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

蘇林曰  
備音朋

晉灼曰音倍師  
古曰晉音是也

詔發兵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

大將軍鳳

說輸  
芮翻

以賊數百人在轂下

師古曰在天子  
輦轂之下明其

逼近

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

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京兆曰京輔都  
尉馮翊曰左輔都尉扶風曰右輔都尉

行京兆尹

事旬月間盜賊清後拜為京兆尹

上即位之初丞

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

武帝置北軍八校尉射聲其一也秩二千石掌

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復扶又翻

以吏二千石奉

使湯為西域副校尉秩比二千石

頌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

先悉薦翻

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

言外

事漢朝務存寬大必不考覆也雖在赦前

言其事在竟寧元年七月赦前也不宐處

位處昌呂翻

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

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

下退穆翻

太中大夫谷永

按是年夏谷永

方擢為光祿大夫此書太中大夫谷永據陳湯傳也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

師古日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

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

蓋自貶也為于趙有廉頗馬服疆秦不敢窺兵井陘

偽翻仄古側字趙有廉頗馬服疆秦不敢窺兵井陘

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陘音刑近漢有郅

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景帝以郅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都節舉邊

為引兵去竟都死不敢近鴈門魏尚由是言之戰克

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

將帥之臣鼙駢迷翻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

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

也漢元謂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

將鼙二字音錯

憲之吏欲致之大辟辟毗亦翻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

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墮

涕事見周赧王紀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

卷言其疾也服虔曰喋音蹀蹀履履之蹀如淳曰殺人

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翻本字當作蹀

蹀謂履涉之耳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介冑

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

人之功忘人之過宐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夫犬馬

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

棄為埋狗也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鞶之聲

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施式庸臣遇湯卒從

更議師古曰以待庸臣者待湯也卒猶終也卒子恤翻使百姓介然有秦民

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難乃旦翻書奏天

子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

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城郭謂西域城郭諸

國也燉音屯徒門翻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

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

郵支時中寒見賢通翻中竹仲翻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詔

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

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

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

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此言憑城而守者主人之半可以敵客之倍

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

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

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度徒洛翻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

師古曰瓦合謂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

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

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

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續漢志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二人

秩六百石職參謀議

河平元年以河決隄塞輒平收元春杜欽薦犍為王延世於王

鳳使塞決河犍居言翻塞悉則翻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

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長直亮翻盛時征翻兩船夾

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為光祿

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夏四月

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

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

惠日同孝昭孝惠七年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食今四月己亥晦而日食故曰四月交於五月

故曰日同孝昭二帝尋皆晏駕而無嗣其占恐害

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見賢中外皆通翻

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

減省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且芬也服

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劉向曰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遺于季翻皆如竟寧以

前故事皇后上書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

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

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

依也音甫往翻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今壹受詔如此且使

妾搯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

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

詔書不許也繩約也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故事以特

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一牲曰特三牲

備為一牢平恩戴侯許廣漢后父嘉紹其封於后為祖樂成敬侯許延壽后父嘉所自出也嘉繼大宗延壽於后為叔祖今當率如故事謂將復以特牛祠也唯陛下哀之今吏

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甫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

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復扶又翻下同其萌芽所以約

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芽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唯陛下深

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

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過罪過也言何足以為罪

也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

疑衍后父一字

成帝

漢紀三十一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成帝

漢紀三十一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

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且不血

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審皇后欲從其奢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

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

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

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

惡音烏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師古曰以謙約為先垂則列

妾使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給事中平陵平當

上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事見上卷元帝竟寧

元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

園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

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

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宐翻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

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無辜豈

不哀哉由從也羅謂設禁網而民無所逃罪也天絕無辜謂無罪而陷於刑辟死於非命至於短

折也天於紹翻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

條奏易以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撫微細毛舉

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塞猶當也塞悉則翻

匈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

曰演音衍朝直遙翻考異曰匈奴傳河平元年單于遣莫演朝正月下云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也而苟紀繫于元年正月之下恐誤漢紀又以莫演為黃渾今從漢書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朝罷遣歸也自言欲降降戶江翻下同即

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下

稼議者或言空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

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數所角翻故設金爵之賞

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

有二心漢家接之空異于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

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

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

單于初立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

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

疏疏與疎同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問居欲因以生隙

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

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

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師古曰諛詐辭也音許遠翻又許元翻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

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

漢書匈奴傳責直倒

五行志釜  
作斧  
恩澤侯表  
云六月乙

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史言永欽能得匈奴之情夏四月楚國

雨雹具翻大如釜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六月

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

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恩澤侯表平阿侯食邑於沛成都侯食邑

於山陽紅陽侯食邑於南陽曲陽侯食邑於九江高平侯食邑於臨淮五人同日封故

世謂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為河內苟賓妻據太后傳

母李以姪去更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蚡扶粉翻師古曰比例也音頻寐翻生子參太后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

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御史大夫張忠

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

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號州湖城縣取其各地志湖縣屬京兆公乘

以爵為姓乘繩證翻上書訟尊治京兆揆劇整亂誅暴禁邪皆

前所希有名將所不及此將謂郡將也治直之翻將即亮翻雖拜為真

尊尊自行尹事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

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意靖言庸違象

恭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

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翻一日滔慢也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

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日中丞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畫為

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為此議也傳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據尊傳

輔故為尊書佐嘗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到之以故深怨欲傷害尊浸潤

漢紀三十一 成帝

加誣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

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

豪彊誅不制之賊賊謂備宗等解國家之憂功著職脩威

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

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

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王制大司寇聽獄於棘木之下棘

者欲其赤心而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馮

日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靖言庸無所陳寃愬罪

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

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

師古日期年也期音基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

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論語所載答樊遲之言惡鳥路翻浸潤之譖

不行焉可謂明矣答子張之言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定尊素行下戶嫁翻行下孟翻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

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翻審如御史章

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觀古玩翻放於無

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

選舉之辜不可但已任保也漢法選舉而其人即不如章

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宐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

欺之路師古曰懲創也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別彼列翻書奏

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徐州部琅邪東海臨淮等郡及楚廣陵等國復扶又

翻下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

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地理志夜郎鉤町漏臥三縣皆屬牂柯郡鉤町音劬挺師古曰俞音踰牂

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牂柯音臧哥議者以為道遠不可

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

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射而亦翻杜欽說大將軍王鳳

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說輸芮翻易以鼓翻恐議者

選奕復守和解師古曰選奕怯不前之意也太守察

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

空廢一時不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

各不勝忿勝音升下同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

日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臧溫暑毒草之地臧古藏字通雖有孫

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吳吳起賁孟賁育夏育也將即亮翻賁音奔若入水

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亡讀日無屯田守之費不可勝

量量音良空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

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守式又翻下同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

處調徒鈞翻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

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

師古曰即猶若也空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

通復扶又翻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墮音火

規翻亦宐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

則萬姓被害斷丁管翻下於是鳳薦金城司馬臨印

陳立為狎柯太守漢列郡守尉之下有長史司馬地理志臨印縣屬蜀郡印音渠容翻

立至狎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

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行下孟翻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

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按西南夷傳夷人椎結立

數責因斷頭數所具翻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為民除害為

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降戶江翻

鈞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勞力

到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

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

翁指等將即亮翻翁指據阨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饗與

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日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

還戰立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

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考異曰西夷傳但云河平中而胡旦漢春秋云在此年

十一月未知何據也

三年春正月楚王躡來朝躡宣帝子於帝為叔父二月乙亥詔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成帝

三十一

三十一

以蹶素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勳為廣戚侯廣戚侯國屬沛郡行

屬沛郡行丙戌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犍居

言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上以中秘書頗散

亡師古曰言中以別外藝文志曰武帝建藏書之策劉歆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

廣內祕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

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百官表

尉掌上林苑門屯兵武帝所置八校尉之一太史令

尹咸校數術百官表太史令屬太常侍醫李柱國校

方技侍醫屬太醫令在天子左右者也師每一書已

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已終也竟也師古曰撮總取也

任音以下十五字當作校居效翻下同校尉戶教翻任音壬

向字疑衍

漢書劉向傳傳作傳綱目同陸本作傳

音千括翻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

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

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傳讀日附著其占

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

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為于

偽然終不能奪王氏權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

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扶又翻下同濟子禮翻乘繩證翻壞音怪敗補邁翻

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百官表日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

治孟康曰乘馬姓也師古曰乘音食證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

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

以錢取人作

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

二千又律說戍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畱守六月今

以卒治河之故復畱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治水

不復戍邊也師古曰如孟二說皆非也以卒治河有

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

也治直之翻賈讀曰價著音竹助翻繇讀曰徭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三月癸

丑朔日有食之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

如淳曰連

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

昏者昏家之姻親也彤音以中翻

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

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

下遐稼翻下同

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

頻陽縣屬左馮翊

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

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

下同二字

疑商教使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

姦通者

鳳固爭下其事司隸

句斷下遐嫁翻

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

復扶又翻

有司奏請召商詣詔

治直之翻

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

鳳固爭之

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

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

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畱給事宿衛

之毋黨微矣

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

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



下同二字

恩澤侯表  
戎作午百  
官表同

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  
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數所角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  
愈厚六月丙戌以禹為丞相封安昌侯恩澤侯表安昌侯食邑於  
汝南 庚戌楚孝王躡薨 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

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罽賓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

罽音 數剽殺漢使數所角翻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翻久之漢使者文

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其王王曰烏頭勞即數殺漢使

也立陰末赴為罽賓王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

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相失相失意也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

鎖矣琅音郎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

孝字疑衍

下同二字

漢書西域傳寇下有也字綱目同

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縣度在烏秬國西

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縣古懸字通師古曰懸繩而度也烏秬鄭氏音鷄拏師古曰烏音一加翻秬音

直加翻急言之聲如 絕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謝

罪復扶又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

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說輸芮翻卒子恤翻夫德

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

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

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恩快其

求者為壤比而為寇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恩音若頰翻為壤之

為于偽翻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

下同二字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三十一

足以安西域師古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

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

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賈音古下同欲通貨市買以獻

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

者欲為防護寇害也偽為于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

四五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千里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更音工衡翻斥候士

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分而持之尚時為

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

也食讀曰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黠下八翻擁

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師古曰匄亦乞也音工大翻

畜字音玄  
在上文驢  
畜負糧下

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

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

驢畜盡然嘔一口翻吐土故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陘

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陘與狹同

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崢音仕行者騎步相持騎奇寄翻

繩索相引索昔各翻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

盡靡碎師古曰靡散也音靡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

可勝言勝音升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

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余謂此言禹迹也周務盛內不

職方九州有幽并無徐梁又分為九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成帝

三十一

衆涉危難之路賈音古難罷敝所恃以事無用師古

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日罷

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於是鳳白

從欽言尉賓實利賞賜賈市賈音古其使數年而壹至

云

陽朔元年應劭曰時陰盛陽微故改元曰陽朔欲陽

山陽火生石中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三月赦

天下徒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下退時大將

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顧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

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

以為中常侍百官表中常侍加官得出入禁中蓋召

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

論也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

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劉向忠於漢室子歆附從

柄不自上出則貪爵祿苟富貴之人王氏子弟皆卿

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

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

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周公相成王管蔡

東其懼可知矣吐握以下士其謙可知矣穰侯范鳳

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定陶共王來

朝共讀曰恭下同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

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任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

嫌怒介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

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師古曰它謂晏駕也且不復相見

又復扶爾長留待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

國邸定陶邸也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

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

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待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

也違故天見戒見賢空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

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決與訣同別也王章素剛

直敢言雖為鳳所舉章以選為京兆鳳所舉也非鳳專權不親附

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

見章延問以事見賢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

以瑞應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近

善事斬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專政

者也為于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師古

曲也曰猥猶建遣之國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

顯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朝直且日食陰侵陽

臣顯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

漢書元后傳應作異綱目陸本竝同毛本元后傳議作義

手鳳不內省責省悉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推吐

遠于願翻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

以先帝外屬商宣帝舅內行篤行下有威重位歷將

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

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卒子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

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

今俗猶謂於禮不宐配御至尊託以為宐子內之後

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

則不為宐子明鳳所言非實婦人將且羌胡尚殺首

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况於天子而

近已出之女也已出謂已出嫁此三者皆大事陛下

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

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宐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

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

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師古曰吾不

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為

偽翻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

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數

角方倚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見賢遍翻師

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元后傳曰太后從弟長樂

下同二字

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余據後云音以從舅用事則顏注良是獨側聽具知章

言以語鳳語牛倨翻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出就策上

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為于

起之偽翻御進也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

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成帝立有司奏野王舅不空備九卿出為上

守郡太守欲令在朝阿附諸侯朝直遙翻又知張美人體御至

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空言下章吏下遐稼翻

廷尉致其大逆罪致文致也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

端背畔天子背蒲妹翻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

合浦合音蛤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

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

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賜告

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翻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

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

不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亡讀曰無傳曰賞疑

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予讀曰與

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

從輕去謂赦之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

謂假託法律以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

石

成帝

通鑑卷三十一

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任音不宐去郡將以制刑為後

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

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

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

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

事如是塞爭引之原復扶又翻下同說輸肉翻塞悉

宐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從才用翻展盡其意

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

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

衍下同一字

陳上疑脫以字

焉杜欽之罪浮於谷永以其與王鳳計議為之文過也是歲陳留太守薛宣

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

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

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

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

然時人雖以宣言為然實未必然也二年春三月大赦天下御史大夫張忠卒夏四

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

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師古曰言為其家五

侯羣弟爭為奢侈按元后傳王鳳兄弟八人鳳崇以與元后同母先侯譚商立根逢時

百官表丁作癸

同日侯世謂之五侯曼乃五侯之兄早賂遺珍寶四

死不侯五侯無羣弟疑羣字當作兄

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

遺于季翻好呼到翻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

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

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

事三主三主宣元成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

見賢遍翻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

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

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操

高翻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

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孔子曰祿去公室

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

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今王氏一姓乘朱輪

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漢制

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中常侍皆銀璫左貂大

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

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內為汗私之行而

丁亂翻行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余

下孟翻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

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比毗稱譽者登進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成帝



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譽音余忤五故

翻為子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

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遠于願翻恐

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燕蓋事見昭帝紀師古曰

以示宗室親近而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氏事見呂后紀霍氏事

見宣帝紀師古曰呂霍二家皆坐內有管蔡之萌外

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

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

為其人微象言伏於微而著於象也見賢遍翻孝昭帝時冠石立於

泰山仆柳起於上林事見二十三卷而孝宣帝即位

昭帝元鳳三年

羣書治要  
微作徵

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王氏本濟南東平陵人武帝時繡衣御史王賀

既免官乃徙居魏郡元城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兩地中

康曰函測洽切余按字書測洽之函從干從日與雖

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

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

卑隸師古曰卑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也縱不為

身偽為于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

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孝宣皇帝不與

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平昌侯王無夫明者起

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宐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

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黜遠外戚毋

授以政師古曰遠謂疏而皆罷令就弟弟與第同漢

康曰第宅也有甲乙次第也亦作弟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

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

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

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

起於漢田氏篡齊六卿分晉言漢亦將有此禍也復扶又翻為後嗣憂昭昭甚

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

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秋

案目錄八月己亥朔無甲申

關東大水 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 是歲徙信都王興為中山王

通鑑卷三十一

海經三十一

陽朔二年戊戌

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津藩

石川之敷  
宮崎定憲

同校



